

書名 鹽鐵論十卷 弘治十四年新淦涂氏
 據嘉泰二年刊本重刊
 撰者 漢 桓寬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漢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21
 編號 C4444600

卷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44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2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鹽鐵論十卷 弘治十四年新淦涂氏據嘉泰二年刊本重刊](#)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鹽鐵論卷第一

本議第一

漢 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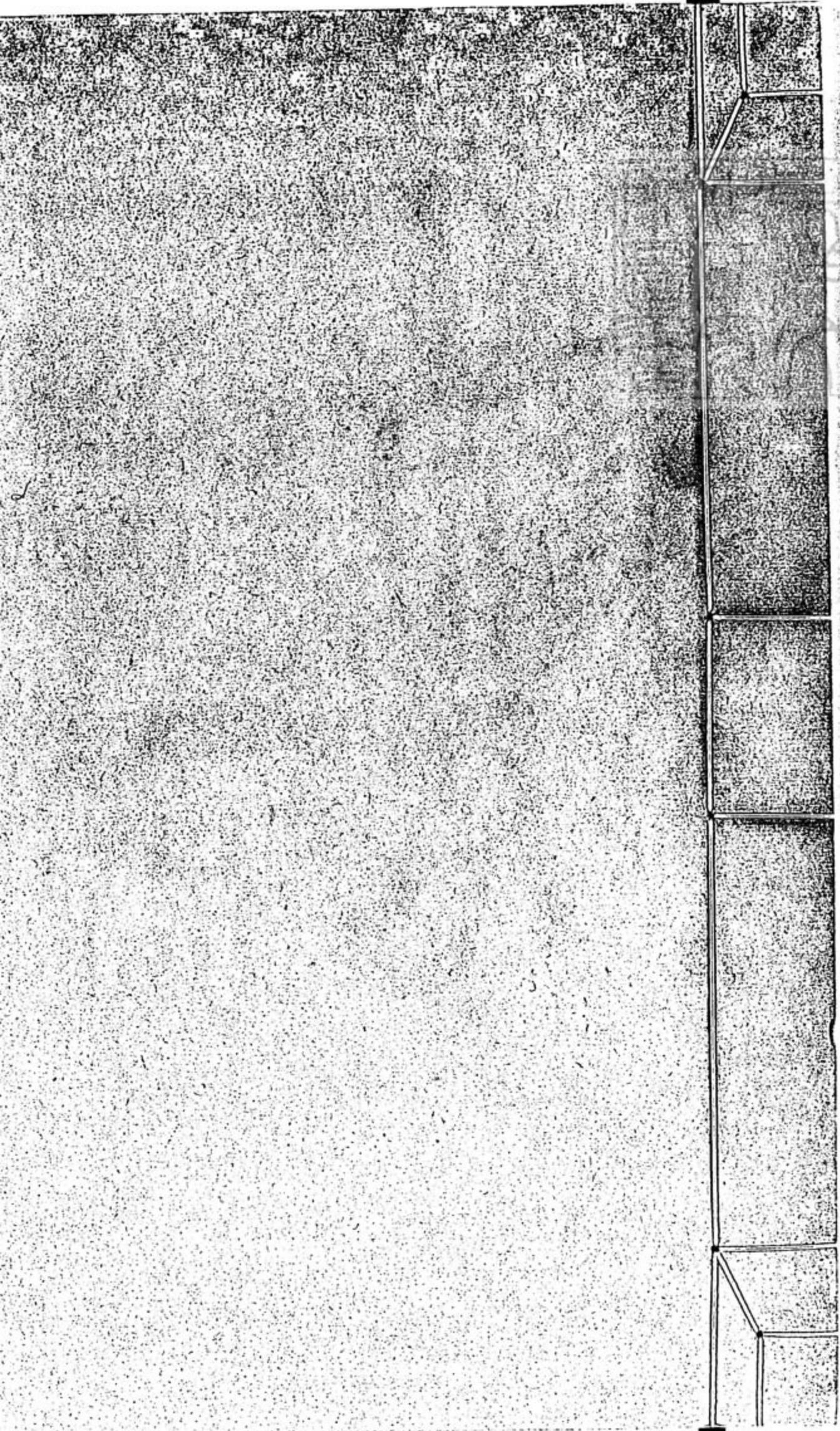
寬

撰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
 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
 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
 母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
 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
 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鹽鐵論卷第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
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蟬乎音聲
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
患患至而後默晚矣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
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
子以天下為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
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

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
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惓
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
也大夫默然丞相曰願聞散不足賢良曰宮
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
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間
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倣
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
不食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

澤雜毛不取今富者逐驅殲罔且掩捕麇麇
耽湏沉猶鋪百川鮮羔羝豨胎扁皮黃口春
鵝秋鷄冬葵温韭浚苽蓴蘇豐奕耳菜毛果
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復穴足禦寒暑蔽
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無
斲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棊楹士頽首庶
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
脩堊憂壁飾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
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

之器玩好文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
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錦追人奇蟲胡妲古者
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
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禭止則就
犁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軒中者微輿短
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
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
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
裏枲表直領無褱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

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紉縑練者婚姻之嘉飾
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縟繡羅
紈中者素縹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
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
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軫
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苙蓋蓋無染絲之飾大
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軫
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綏鞞杜中
者錯鍍塗采珥斬飛鈴古者鹿裘皮冒蹄足

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麕豹祛庶
人則毛綉衽彤樸羝皮傳今富者鼪鼪狐白
鳧翥中者罽衣金縷燕髀代黃古者庶人賤
騎繩控車鞮皮薦而已及其後車鞍釐成鐵
鑣不飾今富者鞮耳銀鑣黃金琅勒罽繡
弁汗垂珥胡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古
者汙尊坏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
用即竹柳陶瓠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雕文
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壘玉鍾中者舒玉

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
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
燔黍食稗而燂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
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
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藜膾熟肉今民間
酒食般旅重疊燔炙滿案臠鼈膾腥麕如鷄
鷄橙拘鮓鱧醢醢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
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

腰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腰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伯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羊之牧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脩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

嶺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儻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盞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訛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飡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以取鑿謝堅額健舌

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
 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櫛之寢牀移
 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葉華之櫛
 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黻帷幄
 塗屏錯跗中者錦綵高張采畫丹漆古者皮
 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蕝之美及其後大夫
 士復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
 藺蘧蔕而已今富者繡茵程柔蒲子露林中
 者獾皮代旃關坐平莞古者不粥絰不市食



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
 食徧列殺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
 韭如狗脂馬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蜩馬駱
 日蹇捕庸脯肺羔豆賜鷩膾鴈羹自鮑甘瓠
 熟梁和炙古者土鼓由柷擊木拊石以盡其
 歡及後鄉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
 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正而已無要妙之音
 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
 鳴竽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聖

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
衣采椁不斷今富者繡牆題漆中者梓棺槨
椁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有形
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醢醢之藏桐
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
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標徧車櫓輪匹夫無貌
領桐人衣純紼古者不封不樹及虞祭於寢
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
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

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
闕罍罍古者隣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
則不歌今俗囚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
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
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
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
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褱
璧端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

為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
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
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
相慕効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
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
侯有姪弟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
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
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
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

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
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
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
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行而力有餘今
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
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
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
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為家臣妾各以其時
供公職今古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

粟衣食私作產業為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
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
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
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
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粟衣食百
姓或日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泫汗力
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麻苴非草芟縮
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黠靴革為
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統裏紉下越端

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荆直秦堅婢妾韋水百絲
履走者茸芟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
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
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饗國百載及秦
始皇覽怪迂信機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
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
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
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
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

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
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
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
怨思者十有半書曰饗多儀儀不及物曰不
饗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
前是以先帝誅又成五利等宣帝建學官親
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
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
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

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
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
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
農故一杯捲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
功其為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
體極輕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
口腹不可為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
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柰何

救賈第三十

賢良曰蓋橈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大夫曰孤子語孝變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已者易稱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

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為公滕灌之屬為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

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
已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
之繼而葛繹彭俠之等墮壞其緒紕亂其紀
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
而尚驕矜之色庶耻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
田廣宅民無所之不耻為利者滿朝市列田
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頤大第巨舍之旁道路
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為工大夫勃然作
色默而不應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丞相曰吾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
暴慢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
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劔客論博奕辯
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
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為
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為道辯故
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相寬其歸爭爭而
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餐無

以更責雪耻矣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箴石而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况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箴索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

所以歎息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敞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莅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於己已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

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
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
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
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擐銀龜擅殺生之
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
矣强者則是予狂夫利劔也必妄殺生也是
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
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
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為

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
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
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
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
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
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
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
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讎固
為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德開臣途在

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

疾貧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為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

不足相贍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業非徒是也繇使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已而不能純

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皙之偽也夫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不試不及庶人責其辜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

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

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
之有鉏子器皿不居况鉏民乎民者教於愛
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
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
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
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
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
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
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
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
姦猶弋者觀鳥獸挂罟羅而喜也今天下之
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偽恐苗盡
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
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
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竒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悅爾行刑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妄予不為惠惠惡者不為仁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

或貧或富富則仁生贍則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貧夫不恠何則所饒也夫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為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乏人非代之耕織也

易其田疇薄其稅歛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
下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
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
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管
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
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大夫曰縣官之於百
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
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贍不足通
漕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

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賢良曰古者
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
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為民愛力
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為妨農
業之務也今時雨澍澤種懸而不得播秋稼
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
蒺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
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人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為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為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為善於下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

萋興雨邠邠今不肖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為民父母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

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為生本末異徑一家數
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
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
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
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蕪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
器便與不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鐵
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負程不給民用民用
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

姓苦之矣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
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徧於日而勤於
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認鹽鐵
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為
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
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賢良曰
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者鹽之時鹽與
五穀同賈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
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

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
事急輒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
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時貫民不棄作業置
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
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壹其賈器多
堅礜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
能多儲多儲則鎮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
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
手耨土耰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

卒徒作不中呈時命助之蒞徵無限更繇以
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
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
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
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
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燿除雕
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而不
營於末

鹽鐵論卷第七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脩樽俎為賓非為主也炫燿
竒怪所以陳四夷非為民也夫家人有客尚
有倡優竒變之樂而况縣官乎故列羽旄陳
戎馬以示威武竒蟲珍恠所以示懷廣遠明
德遠國莫不至也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
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